

寇白门

秦淮八艳之

寇白门传

典藏精品 荔香初◎著

著名作家、编剧

《第一丫环》作者李永斌鼎力推荐

2014年度巨献

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物传记

一段被世人遗忘在风尘里的傲骨豪情

一曲秦淮河畔的悲凉挽歌

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

秦淮八艳之

寇白门传

寇白门传

典藏精品 笏香初◎著



广东旅游出版社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秦淮八艳之寇白门传 / 笏香初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80766-761-2

I. ①秦… II. ①笏… III. ①寇白门 (1624 ~) — 传记 IV. ①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9983 号

责任编辑: 方银萍 雷 腾

封面设计: 金 刚
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、E 单元 邮编: 510075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(通州区潞城镇南刘各庄村村委会南 800 米)

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14 印张 214 千字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9.80 元

[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]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

目 录 CONTENTS

第一章 白云抱幽石，绿筱媚青涟

- 第一节 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 /003
- 第二节 静言思之，不能奋飞 /007
- 第三节 莺歌百啭，剑舞幽兰 /011
- 第四节 英雄气短，红粉仗义 /015

第二章 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

- 第一节 朱公初次访，音流倚月楼 /023
- 第二节 激愤出真言，屏后暗听闻 /028
- 第三节 辗转又反侧，思君不见君 /032
- 第四节 美人徒思念，遇君不敢言 /036



第三章 合把芳名齐葛嫩，一为生节一为生

第一节 金帖为求亲，伊人心少年 /043

第二节 君手执我手，白马笑追风 /046

第三节 明月照鸣蝉，我心无人见 /051

第四节 八抬大轿，一城星辉 /055

第四章 今日只因勾践死，难将红粉结同心

第一节 彼时金银梦，今日枯枝心 /060

第二节 大火焚京城，南都是金陵 /064

第三节 姬妾成群 /069

第四节 保国公深陷囹圄 /073



第五章 朱公转徙致千金，一斛西施计自施

第一节 云自无心风自忙 /079

第二节 朱公怒摔琵琶 /083

第三节 白银难倒英雄汉 /087

第四节 俎樽折冲 /092

第六章 丛残红粉念君恩，女侠谁识寇白门

第一节 匹马短衣，重返秦淮畔 /097

第二节 一路新制，国破家亡 /100

第三节 万两黄金亦难寻 /103

第四节 姐妹情深 /106

第五节 投以木瓜，报之以李 /109



第七章 旧人犹有白门在，灯下相逢欲断肠

- 第一节 一世情缘若飞雪 /115
- 第二节 名动秦淮河 /119
- 第三节 秦淮河畔再遇韩生 /121
- 第四节 倚月楼之梦 /124

第八章 岁晚客多病，风露沾貂裘

- 第一节 多铎 /129
- 第二节 韩生的阴谋 /132
- 第三节 初心难拾，丹心不变 /135
- 第四节 中秋之夜 /140



第九章 今日秦淮恐相值，防他红泪一沾衣

- 第一节 彩月轩的痛彻心扉 /145
- 第二节 为韩生剃发 /150
- 第三节 枝头抱香，红豆飘零 /154
- 第四节 美人未迟暮 /158

第十章 黄土盖棺心未死，香丸一缕是芳魂

- 第一节 再嫁扬州孝廉 /165
- 第二节 失意的人生 /169
- 第三节 浮云蔽白日 /173
- 第四节 肠转千回，怒答婢女 /177
- 第五节 香消玉殒 /181

第十一章 番外篇

第一节 韩生——斜倚云端千壶掩寂寞，纵使他人空笑我 /187

第二节 朱国弼——山有木兮木有枝 /192

第三节 宋子谦——我自是年少，韶华倾负 /19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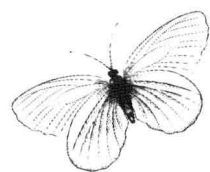
附录一 关于寇白门的诗词赏析 /201

附录二 寇白门大事纪年表 /213



第一章

白云抱幽石，绿筱媚青涟。



花香吹袖白藤鞭。帽檐冲柳烟。一春
几度画桥边。东风听管弦。

花语叶，酒因缘。从人嘲少年。真须
吟就绿杨篇。湾头寄小怜。

第一节 所谓伊人 在水之湄

金陵女子多如烟柳，而我，是从一场罕见的大雪中降临这座城。

我出生的那一年，是明天启四年，若是以公元纪年法便是公元1624年。

少不更事的我总是试图想象自己出生时的情景。隆冬腊月，冬季的寒冷混杂在南方特有的湿气里无法驱散，直沁入骨子里去。漫天飘落的大雪倏地落下，院落里的枯枝显现出异乎寻常的萧索。风里夹杂着彻骨的凄寒，吹得院落里的枯枝吱呀作响。然而此时的母亲，心情却是欢喜的。她正倚在门扉一侧，静静地望着院落里簌簌落下的纯白雪花。雪在江南是那样罕见，多年的一场白雪，竟成了这冬日里极美的景致，纵然寒冷，纵然身怀六甲，母亲也还是常常站在门口去看那白色的精灵从天而降。而我出生的那一天，正是那一年里雪下得最大的一次，母亲常说，我就如同那美丽的雪花般，毫无预兆就降临了人世，那是老天给她的最美的惊喜。

我早产了整整一个月，想必注定属于这多雪的一年。

自打记事起，我便没有见过大雪。所能见的，总是飘忽而下的小雪，落到地上便化作水。我总在那翩翩而下的小雪里打转，想凭着衣袖接住一两朵雪花来瞧瞧，然而每次望去总是杳无踪影，徒留一片湿冷在覆着湘绣的衣袖上。

我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天，江南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雪，可是我的脑海里却没有丝毫关于那场雪的记忆。就如同一个绝世美人与你擦肩而过，而你抬头时，却只有一抹背影消失在视野，或许那便是你今生所能看见的最美的女子，听着旁人谈论着她的绝世风华，而你，却不曾看清她。也许这个比

喻并不合适，可是我无法找出更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我对于那场雪的遗憾。

然而我对姐姐谈起这件事，告诉她我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那种近似遗憾的感受时，她却嗤笑着说：“湄儿，怎么这样小的事情，你也放在心上？不过，那确实是江南最大的一场雪，我还记得那一整年，整个世界都染了白妆，真真是极美的……”

看着姐姐陶醉的样子，我并没有回话，只是对姐姐轻轻一笑。

既然无人怜我，我只好以沉默相对。

姐姐长我三岁，名唤寇涓，刚刚九岁便已经长发及腰。她的头发甚好看，乌黑又柔软。寇家大宅内年幼的女子并不盘发，只是用一根发带将长发绾起。姐姐总是选择那种很正的大红色。那艳如胭脂色的发带里，是姐姐如泓流般的青丝，我总是忍不住想抚摸她的发梢。那发梢从指尖滑开，我便可感受到凉丝丝的快感。姐姐自幼时，便可看出长成后的美。

而我，名唤寇湄。一涓一湄，皆是与水有关的名字。

姐姐告诉我，我们的名字是有典故的，是母亲从《诗经》里得来的灵感。那时的我还没有读过《诗经》，只听说那是一本集大成的书。

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

本来是美极了的名字，可是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总觉得这个名字并不适合我。

寇家很大，大得如果我一个人胡乱逛上一个下午就会找不到回去的路。青石铺就的石板路，总是曲曲折折，年幼的我根本分不清它通向何处。那时我并没有贴身的侍女，终日跟在姐姐身边。就连住处也在姐姐的院落里。

姐姐的院落唤作启祥园，算不上宽敞，但容纳下我们姐妹二人丝毫不显促狭。那启祥园里临窗种着一排高大的柳树，春日里柳枝摇曳。并没有红花相衬，可单单那柳枝，已是万般好看。怪不得总有人称之为烟柳，微风拂过，那柳枝就好似化作一缕袅袅轻烟。

姐姐房间的窗则是在那棵最大的柳树后。屋内一水儿的淡紫色，终日熏沉香。红木制的梳妆台台角用精细的雕工绘着不知名的鸟。临近床铺的地

上铺着羊毛制的毯子，走在上面完全感觉不到地底的寒气。每次走进她房间，一缕沉香诱人心神，总让人舍不得离开。而我则住在与她相邻的房间。那大概只是院里的客房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陈设，完全无法同姐姐的房间相比。所幸，用得着的家具倒是不缺一样——宽大的书案，用餐的圆桌，不很大却崭新的衣橱，仍然散发着红木本身气味的书架。

因为年纪尚小，我还没有自己的侍女。姐姐的侍女长我七岁，唤作香儿，算是同时服侍着我们二人。姐姐白日里要学艺，我便好言好语地哄着香儿带着我四处去逛。香儿的脾气是极好的，总会带我到不同的院子里去。不同的院子，所植花草也各有不同。寇家花草繁多，香儿总是耐心地告诉我它们的名字，我也只是听听，并不往心里记。她知我心不在花草之上，却还是乐此不疲地给我讲那些花的花期长短、香味特点。

其实，我只是不愿终日困于一隅之内，总要四处走走才不觉得遗憾。年幼的时候，寇家在我眼里已经大得像是整个世界。

然而，我与母亲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。模糊的记忆中，只有奶娘带着我的时候母亲会常来看看我。等我长大一些了，母亲便将我安排进了姐姐住的院子中，此后就再也没来看过我。每次见她，都是我跑去她的院子里。然而她总是笑着说我不乖，说姑娘家总这样乱跑不成体统。每次我都被她说得很委屈，我去看自己的娘，怎么能算乱跑？

我娘似乎并没有如寻常家母亲那样疼爱我，然而我却总是想念她。

再后来，我便总是趁着姐姐学艺的时候让香儿带着我去母亲的院子旁玩耍。我在她园子外面偷偷望她。以往在人前，她总是珠光宝气、满脸笑容。可此时此刻的她，一个人倚在门边，满脸落寂。我远远望着她，眼中满是不解，直到我那一次我情不自禁地走进她园子里去。

“涓儿，你怎地跑到这里来了？”她见我走了进去，脸上瞬间挂上了迎人的笑。

突如其来的心酸袭来。可我却不知道自己是为何事而心酸。我紧紧抱住母亲，不肯回答她的话。就连忧虑的心事也无法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说。幼

小的我开始明白，那些人前的笑脸有可能背后藏着极苦的辛酸。

一个人笑，不代表她就真的欢喜。

我只抱了母亲一小会儿，她便遣香儿将我送回去。临走还嘱咐我，可以去多看看姐姐学艺，到了学艺的年龄也可以轻松些。我嘴里满口答应着“是，是，是”，心里却在埋怨她不让我在她园子里多待就要赶我走。

那段日子，实在乏善可陈。整日在园内摆弄些花花草草，无趣得很。小孩子如何能够耐得住那般寂寞。便还是喜欢去寻母亲。我已经学会了偷偷站在那里看她，并不上前去与她说话。年少时，我便明白，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何似无情。

母亲应当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。白皙皮肤里永远透着桃花花瓣一样的淡粉色，双眉之间总好像有一点忧愁，然而她的眼却总是含着笑意。发髻永远梳得一丝不苟，上面总是坠着珠光宝气的簪子。印象里，母亲最喜欢一只上面有金色凤凰的簪子。那凤凰很大，长长的尾巴骄傲地上扬着，向满座上宾炫耀着自己的奢华。那凤凰并没有眼。若有，眼里也一定是闪着骄傲的光，不可一世。那凤凰攀附在母亲的发髻之上，让母亲霎时间也变成一只金光裹身的凤凰。然而，她落寞的时候，那凤凰似乎也有了黄莺唱尽百曲之后的凄凉和疲惫。

年幼的我，总是迷恋于母亲的钗头之风，却未曾想到日后的自己也会如那凤凰一般金光闪闪。

第二节 静言思之，不能奋飞

直到懂事时，我才明白自己的身份。

寇家，江南有名的世娼之家。所谓世娼之家，即是生来便为娼妓。命运身份，于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好。然而，这最最可悲之事，全家上下却无一人将此事告诉我。一切的一切，都要靠自己明白。也许，是他们不忍。也许，这事情本来就是自己理解才最为妥当。

胭脂水粉香腻满园，绫罗绸缎飘忽满眼。早慧的我早就该在一点一滴中渐渐明白。

但我却不是在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中渐渐猜出寇家的行当。

明白那些事，只是在一瞬间。

知晓自己的命运，不过是在一瞬间。

在那一瞬间，幼小心灵里留存的所有蛛丝马迹，一一拼合了起来。姐姐们面上浓厚的胭脂，飘散在寇家闺房中不曾散去的胭脂香，她们走在达官贵人旁好看却不乏敷衍的笑，夜半无人在烛光下卸妆时落寞的眼神——所有的一切拼凑在一起，我才恍然明白，原来自己已经注定是一名青楼女子。

此生往后无数日，都付卖笑里。

明白这一切的那个夜晚，我彻夜难眠。

这一夜的月光，特别亮。近乎惨白的月光透过窗棂，在房内的圆桌上映出清晰的影子来。夜晚有风，那风吹得窗外的柳枝轻轻拂动。月光穿过柳枝，那圆桌上的影子也跟着轻轻摇曳起来，显现出一种别有韵致的美感。我并没有拉下床帐，只是侧身卧在床上，默默地看着那轮影子。此时此刻，我毫无睡意，怔怔地出神，日后的我，也就如同那随风拂动的烟柳一般吧。在

这之前，我未曾憧憬过未来。只是尚未将自己想象中的美好未来构建好，就已经看见命运的残忍。我突然无法理解这一切，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，为何要如此惩罚我？

非己身堕落，却也只得于青楼之内卖笑。

我不甘心。

我虽年幼，却也明白凡事必有因。比如被罚不能用晚饭，是因为打碎了母亲房里的古董花瓶。又比如遭了表姐的冷眼，是因为那天脱口说出她的眉毛实在有些淡。然而我成为一名风尘女，却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任何事。只是因为 I 出生在这个世上，我便注定此生要在这世上卖笑。

辗转反侧，亦是无眠。我怎能甘心！

然而，这份不甘心，我却并没有向任何人说起。那个辗转无眠的夜晚，我多想在这惨白的月光之下跑到母亲的房里，钻到她床上，钻进她红绸镶边的被子里抱着她哭。我多想扯着她的袖子，问问她这一切究竟为何。可我终究是哪里也没有去，只是安安静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，静静地看着月光之下的影子。我突然明白了母亲独处时的落寞时因何而生，也明白了母亲对我日渐的疏远。母亲无法救我，然而可救我者谁人，我并不可得知。年纪尚幼的我忽然觉得有一点点可怕。我十分清醒地明白母亲也是无力搭救我的。我竟然安安静静地选择独自咀嚼独自接受这一切。

凭借一己之力知晓了自己命运的这一年，我六岁，初懵世事的年纪！

也是在这一年，母亲让我与几个表亲的姑娘一起和先生学识字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极为欣喜，总归可以摆脱那个小院子了，而且，我隐隐明白，只有识了字，才有可能让自己的命运有些许不同。自那以后，香儿每天都会早早地把我送去一个名为书香阁的院子里，然后下午再去接我回来。先生教书的进度并不快，我在心里暗暗着急，希望能尽快多认些字，这样就可以去看姐姐房里的那几本书。可是就是这样慢的进度，其余的几位姑娘仍然显得吃力。

先生还没有教我们写字，只是认字。可是她们总是记不住字的读音。